沈氏日旦

沈氏日旦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元年夏

詩人文人不必身遭其厄即詩文亦自有厄著述滿筒子孫輕其家丘同于敗紙一厄也他人蒐存稿殺青雜以僞撰削其直筆二厄也好利之裔視遺書若奇貨索人朱提妄意去取三厄也借文集爲募具抽豐達人。猶酒肉僧昇菩薩

像化緣。死後蒙恥。四厄也鑒此四厄當于生前
刪定流傳以俟知己可耳 子孫又將携刻本秋風矣
金陵所用錢皆開元也薄小而賤豈眞古開元
所鑄乎當事者驟禁之每至激變夫官錢之不
行罪豈獨在百姓哉于邃說中已窮其源矣
從古人主只患才不患財故石崇與王愷鬭富
擊碎帝所賜珊瑚樹又使家僮悉衣火浣布以
誇帝、而晉武帝皆能容之。且以秦皇帝之暴爲

巴寡婦築懷清臺。又令倚頃得朝見比于封君。以漢武帝之雄。愛卓王孫綠熊皮。但令進二十雙。不盡取其百雙。以唐玄宗之侈。能舍王元寶之肆。元寶對上請以南山一樹挂臣一縑。山樹有盡臣縑無窮。而上無慍色。凡此皆不忌財之徵也。漢武嘆想于文園。唐玄折心于供奉。寧惟不忌才。更延攬矣。他主能如是乎。出賈誼于長沙。則前席秖虛慕耳。懷奇殞命。獨韓昇薛道衡

乎哉。

夏太康荒于田為羿所逐不得返國殷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不得返國隋煬駕幸江都為宇文化及所弑不得返國蓋帝星上應天象。離其位者必凶。否則好遊亦無大失德處而狼狽至此此三辟覆轍皆堯以後事也堯戒舜毋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堯何所見之早其不傳丹朱以免于逐且弑也愛天下亦所以愛胤

子也

人情好盡為累鬭人煉藥未知所煉何藥即云要用桑薪要脣湯滾為妙入人園林未曾遍覽即云尚少某卉尚缺其石見人著書猶未開卷即云曾有續集否千喙一轍耳不勝洗予所以與世日遠也

予之刻論專以待不恕之人而疑者反嫌予刻猶如西市殺人觀者不閱爰書不悉罪狀反謂

刑官殘忍耳

張文忠初與桂文襄同加太子太保。而文忠上章固辭謂前星未耀。不敢虛當此官。特改少保。蓋此時諱言建儲。文忠借此作諷。因事納忠。大臣之妙用也。而誌反不載。說者以為文忠辭卑就尊。誌特諱之。所見鄙矣。太子太保。視少保相去幾何。而錙銖較量。事君者不從大體處權衡。論人者不從大端處擬議。皆惑也。況文忠首揆。

非仕貧者。安得以抱孽之細節律乎。前輩高明處爲後輩所泯滅。坡老有云一塊好豬肉却被世人生吃了（乃了喫亦後貫[illegible]）

本朝墓銘墓表行狀傳記等多不核有子孫誇大其先人而溢言之以罔擒辭者有祖父盜名預作誑語示後以爲他日乞言地者有彼此道聽塗說風影無據者有訛以趙甲事情加諸錢乙者有無可稱說而諛墓之人特神其說以銷

受陳壽之米者王元美先生歷剖其誣恐後世誤認為眞耳然此等文字斷斷不傳雖不置喙亦可

訓蒙之師其門人有登第者必引以為己功此念入土不化竟不知成佛作祖之僧初出家時亦自有披剃師也

水至溺也而氷可以割舟金至堅也而純可以繞指剛柔倚伏即溫泉凉焰之義歟

虎丘有五人之墓

熹宗末年逆璫魏忠賢假旨緹騎紛出逮大臣于獄極刑斃之不可勝數姑蘇顏佩韋齊民也校尉至境所逮者銓部周順昌係廉官顏不勝憤乘萬衆聚觀推殺之周竟被逮死錦衣衛獄顏挺身抗言斬于市自後緹騎不敢輕出但求撫按昇進免沿途毒害之苦其有德于海内諸臣甚鉅而追䘏未必及也特紀之以追配古要離之風與顏同事被害者有周景文

萬曆壬午武林民變顛末詳弋說中其時撫臺發兵擒斬醒醉相半非露頂即側帽惟戴巾人得幸免至今武林風俗人人愛戴巾怖心所結相沿成習自壬午昉也

序齒錄以教讓也而多隱年則訂盟之始已相欺矣自茲以往何事不欺最可恨者北闈習氣房頭與長班合謀以欺同門之友座師未受其一而門生已耗其九子戲言嚬之暴歛未加于

百姓。横征先及于同年丁卯南畿榜首沈君欽

分各止貳星此張希仲對予言者紀以志美使

後之清脩者有芳躅可襲

紂去舜千有餘載舜以玳瑁爲梳無非之者紂

以象齒爲箸何所不可而箕子唏也若圍棋不

作自堯蹴踘不作自黄帝樗蒲不作自老子笙

簫不作自女媧網不作自伏羲刺譏且百出矣

紂作椒見博物志此亦趣人惜其宂惡耳下此

而曹植之雙陸又名長行局名握槊漢武帝之藏鉤蒙恬之箏雖戲具然皆獨創者古人心思智巧迥出今人之上今人依樣畫葫蘆猶慚其不古若也噫

孝武本紀全篇皆方士神僊封禪等事其微賢良開道通夷用兵絕域諸務悉不載非實錄也或李陵降匈奴而遷下蠶室有難于措詞者特畧之歟說者謂景武史本紀俱褚少孫所補恐

未必然 史遷敘李陵不若孟堅之核

聖祖有言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此國初時人情也至于今武臣亦愛錢總戎以下無不賄升者太史公傳李將軍惜其數奇後其家聲而末稱李廣孫李禹爲太子所寵幸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可知李氏先世不惟勇且廉也與報任安書臨財廉取予義士卒同甘苦數語默相照應抑禹正所以揚陵也讀史

者于此三字急須着眼
平津侯弘賢相也其得體要處在諫止通西南夷築朔方郡雖其間不無遷就而所全實多汲黯戇直人也見其委死遂以曲學阿世加之然武帝獨智自賢。須以異人。弘與黯相反而實相成畢竟黯不能容出守淮陽弘為丞相封平津侯乞骸不許反褒美焉弘。孝。後。母。縱布被果詐亦脩名之士為相將所默調陰救處弘不自言

人亦不知說者毋狃太史公貶詞而猥鄙之也

殺主父偃偃原恣横僞齊王自殺傷人主親親

之誼力主置朔方郡以開邊釁與弘異議偃實

自速戾焉罪不在弘其徙董仲舒于膠西董遒

迂儒祗堪作藩傳耳未必弘妬之而脩郤也

新安有一悍妬妾死變雌雞其夫感異夢而買

歸家共嫡妻憑欄觀之見彼恃强逐他雞不容

啄叱曰賤娼汝已墮畜生類猶如是横耶雞聞

語立刻觸階死此徽友唐星槎言也武林有一啞喉漢不能言卻能謳歌忽一日高聲大唱羊房火起唱之不止衆奔至羊房已成燼矣他屋賴以救焚此杭紳趙績巷言也二事恐未必謊靜中念及紀之以資鼓掌

藝苑卮言歷舉古今貴而壽者自商周至我明凡五十六人卻遺趙充國馮導卓素不載夫三人昭然耳目者尚遺之則其他漏遺者多矣惜

于腹空不能殫其姓名爲恨卮言中厲武元衡覺未受武爲藩鎮所嫉、因死、不能優遊待盡、何名爲壽、

婚喪慶吊之儀有費少而反適觀者有費多而仍苟簡者不在有儀牟無儀牟有樽節無樽節間論也善用之則一以當二不善用之則百不及十譬置薪于竈竈大小同薪燥濕堅脆輕重同而計其所燎相去倍蓰乃知一切豐儉習以

智遲也

昔予計偕長安爲卜夜飲與蕭山黃大年作藏鉤戲勝負未判閩中方伯書挑鬬氣甚雄予應之曰先破黃巢後征方臘座中以爲雅謔二友俱成進士相繼物故久矣思之惘然

匈奴列傳遡其先爲夏后氏苗裔括地譜云桀放走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呼爲匈奴然則冒頓與

禹蓋淵源一脉哉天何分華夷也杞之用夷但
悖禹不悖桀萬世而下受北虜大患皆成湯遺
澤焉假令紂而不死亦遭放流種類滋蔓中原
君民其無噍類矣乎

品題百菓以荔支爲第一楊梅蘋婆遠不逮也
予意將荔釀酒定勝葡萄惜閩粤炎熱恐作酸
耳好事者當于岩洞幽冷處試之龍眼不幸與
荔同域錫以奴名或亦其自取不然腴厚而核

細雖濃郁遊蕩而恬雅超之矣

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而不聽宰折雎不爭而聽孔子馬爲野人所繫子貢巧說而不得馬圉拙說而得說者以爲寓言非也予宗有一物正如是蓋愚與愚相投氣味懸合曰哀曰野名不虛矣

王元美戲爲文章九命傷才士數奇也一貧困二嫌忌三玷缺四偃蹇五流竄六刑辱七夭折

人無終亢無後皆歷指其人而中有未嘗處或才不逮于作者或自貽伊戚并肖濫才士卽冒濫數奇耳元美後瘡瘍半載殷都秀才過而戲之謂宜加十命蓋惡疾也因復枚舉其人評之予謂十命當分天刑人禍兩則綺語詆誣者遭陰殛之報天刑之憤世怨懟者羅陽網之報人禍之然平坦之腸必無警句光塵之品寧有奇文卽欲抑其才以自韜而不能此數奇之由也

若曰享名太過銷折其福依然忌者之口也更有說焉文人于妙不必更作他業即此已爲世所深恨猶入宮之女豈嘗詈諸嬪嬙而反唇側目者趾相接也

吴澂遠嘗語人吾詩可爲汝詩父此文人伶誇習氣也但父子不同倘如鯀之于禹厲之于宣乎作未必定勝述也借聽者不以此此相戲耳昔李于鱗秉憲關中許中丞宗魯問當今何人能

詩李首推王元美次推宗子相詩但索宗詩觀而不及王盖此時子相見爲考功郎故也于鱗勃然曰夜來火燒却許惭面赤夫對于鱗而問詩人猶旣見王猛而云豪傑不至也巳可異矣末段光景尤醜世俗中作此態者十人而九子數奇每遇此輩不得不舍之也

比部郎初到任例當入獄宿一月謂之提牢予嘗戲刑曹諸公暫作地藏王菩薩三旬盖諷之

也圖屏死囚必誅不以聽者固多爲國行法不得不誅而情可矜疑者亦不少也今人但知防範罔知憐恤能于此發菩提心則法星即福星矣

人有敗名喪節爲清議所不齒者尤宜憐恤祇因相與狹斜一念之差悔莫追耳本來恥辱心原在也子爲孝廉時郡邑公舉公會亦隨衆一出有一夫子然獨坐獨立獨行同袍中羞與爲

伍若將俛焉孳孳就彼聊通寒溫亦厚道也而我之聲價自在後賢當深味之

古人讀書不窺園者桓榮十五年何休十七年董仲舒但三年已耳此皆腐儒學究但專記誦絕少心靈者也園尚不窺豈樂山水若以尼父語按之即謂不仁不智亦可

宋試科目在八月中旬其改至九月者因蘇子由患病而韓魏公居相奏緩其期者也後遂定

爲側、古之宰輔愛惜人才如是子瞻登第後英宗卽欲大用之、魏公以爲太驟、必老其才而爲衆所信服、乃可大用、不然反累之也、其愛人以德又如是、魏公才品足以驅駕二蘇、故培植長養、咸有節候、不若絳灌之于賈生、如妬花風雨但摧折之而已、絳灌才品遠出誼下、實見得誼少年輕薄、不可使遽得志、非盡出于忌也、

顧比部携榼小園見石隙中所吐草花指示予

現成句詩

曰此妙藥也。名曰小薊。治小便赤白濁。神效。向患此恙四十日莫瘳。遇喬醫生用此配合他藥一劑而愈。識之以示後人。顧又自述其楹聯一對。山如仁者壽。風似聖之清。化陳爲新語頗隹併識之。

辛比部滇人也小心謹言一日與刑曹國博十餘衆聚飲予亦在坐諸公語及男色事辛曰吾鄉絕無此此非人所爲衆笑曰我輩其入于

非人哉辛面赤跼蹐久之甚矣謹言之難也
世間難事有七一曰覓葬地二曰擇良師三曰
尋館穀四曰貸朱提五曰書室奚童六曰作婦
人傳誌狀壽祭文七曰訂期遊賞或問師既難
擇館應易尋子言不剌謬乎予云幾見良師而
無館穀者乎或問訂期遊賞何故難之予云地
位尙志趣不同以貴招賤以富招貧則匪人乘
機濫矣一切朋友不拘寒煖咸以同調爲主談

何容易

豹文金錢虎文橫斜大不侔也予廣其旨有錢之惡人曰豹無錢之惡人曰虎富欺貧豹貪虎情態相似

桑穀之樹人布種則不生鳥啣其子墮地則生豈氣相感耶秋海棠手擲其子則不生以筋舉之則生卉木之厭離斯人也如是

老者壯者少者數十人聚于一堂則夥分爲三

各從其類此有我相卽豪傑不免又有少年人似髦老成人似童者兩情仍自氷炭

項羽不稱帝而自號西楚霸王似草寇氣質且西之一字已絕無混一之意何必嘆天亡哉其不都關中而都彭城以其客遊宿遷冨貴故鄉之鄙見耳顧不使沛公居關中而蜀漢處之則四塞之險百二之雄羽明知其爲要害地也說者謂羽未踐天子位先身首異處當降爲世家

不當廁本紀儒生成敗論事多主此說獨不思二世呂后視羽且何如哉乃斥沛公置本紀則不倫而夷于世家又無此體羽事雖不成不失爲豪傑也廁之本紀固宜

古人塚不一其處有爲人所慕而壘土以寄思者有姓名同而後人傳疑者故子路墓一在清豐一在長垣一在開州扶蘇墓一在慶陽寧州一在延安綏德關雲長墓一在當陽一在成都

萬里橋上古逾邈女媧伯夷陵原亦不以一二盡也

淵明五子雖俱不好學然豈遂不好遊不好弄耶。令。彭。澤。纔。八。旬。而。三。徑。就。荒。脩可想矣。松菊不刈以爲薪。猶有存者。蓋桑梓之誼未絕也。廼陶公餅粟無餘。飲酒未足。安所得貲爲卜築費哉。所云日涉成趣。祇自嘲。非自快也。

羊欣書法摹魏夫人梁武帝謂爲婢學夫人舉

止羞濺予謂人苦不自知梁武之信沙門亦頭陀學佛。假意慈悲也。又云學欣書者爲重臺古人稱輿臺之賤、以士臣皁、皁臣輿、輿臣臺、臺廼執役之最賤者故呼娚。之。娚。爲重臺。而詩紀靈臺、史紀栢臺鳳臺鶯臺又爲尊稱矣

晉温太眞擊錢鳳墜幘訴不行于王敦、漢袁盎斥趙同下車、譖不行于文帝古人術數相類、未必相師也、

姪智有勝叔者袁盎之兄子種是也廷辱趙同種之謀也從爲吳相不劾治王但説以毋反幸得自脫亦種之謀也然能聽用其謀則盎豈癡叔耶盎從史盜盎侍兒即以賜之後從史爲校尉司馬卒賴其力以免于吳微從史則盎爲刀下鬼矣從史報恩之厚盎知人之明兩足多焉侍兒亦非常婢也、後繼者不可不知 侍兒事亦袁種之謀乎

智者樂于處後子房行少傅事而叔孫通爲太

傳陳平以右丞相讓周勃皆處後也豈真自揣其不若哉防其傾軋而以讓消之且事權不專則責任輕而罪戾亦輕也

陳平畫美人圖以懼閼氏而白登圍解此策張儀早行之矣令靳尚駕此說以紿幸姬鄭袖因得自脫于楚未必陳之效張抑智謀之士所見畧同耳閼氏與鄭袖其情相等而單于與楚懷王慣聽婦人言亦不約而同也

說客能自揣者惟陸賈耳折魋結箕倨之尉佗而令其蹶然起坐奉約稱臣此猶不難孝惠時諸呂用事、劉氏將殆賈度不能口舌爭病免家居、何其善韜也、將相交驩之策、曲逆非不知而燕居深念者未知太尉心事何如耳得賈言迎刃而解、此旁觀勝當局、非平智出賈下也

張釋之止嗇夫之拜此說非是禽獸簿乃上林尉職掌、此而不知、則溺職甚矣、何以尉爲非宰

相不問錢穀者比也文帝言其無賴最是嗇夫承帝問而代對甚悉一以寬尉罪一以解帝怒也何云喋喋利口乎假令是時無嗇夫代對則尉且得罪黜矣即拜爲上林令亦鼓舞之術而爾釋之固止此必與尉有舊而巧詞以爲之地釋之非利口而何古帝王有天資勝臣下而反過聽臣下者此類是也然人主小心慎慮亦是美事

釋之劾太子梁王不下司馬門何鯁直也及景帝即位而懼其脩怨用王生計謝過苟免又何靡也嗟乎景帝殺以父寵之鄧通而貸劾已之張釋之苛恕兩截何也通寵臣殺之可以收名。釋之名臣貸之亦可以取名也。景帝刻深之主特以名心爲累。于張則逆用其情。于鄧則順適其怨。竟不知桑梓敬共亦可以得名也。叚父之臣所損多矣。

是以龍陽力崇敬之[illegible]於情何假耶

杭州諺好男不吃分時飯好女不着嫁時衣言其能自開拓也然此皆過求語自我看來能吃得分時飯。便爲守成之男。能着得嫁時衣。便爲安分之女。

漢功臣惟黥布真反史但云滅不云族韓信激之使反反形未成、彭越則絕無反狀、夷族不已甚乎漢祚四百載享國長久天道殊不可曉豈錄其誅暴之功畧其行事之毒耶雖然新莽篡

位、漢祚斬矣、此後一脉則光武仁厚所延也
韓信微時坐法當斬、賴滕公救得赦、史不詳其
酬報之事何也、信報漂母小惠、忘滕公大德、忽
蕭何知己之恩、斬楚下將鍾離眛以媚漢帝、負
故人之義、挑激陳豨反以陷之、種種皆薄腸也、
張倉于王陵猶韓信之于滕公也、倉位至丞相
古人舉動倜儻、片言而死、四立赦言者、聽者俱
有俠氣、若今人則以爲非常之原也、曰法不行

也豪傑喪斧鑕者多矣

宦途蹭蹬吾有說以相解借一命之榮作萬姓之福。一樂也究親累害吾有說以相寬借今世之財了前生之債。二樂也多口譏謗吾有說以相慰借他人之誣詆。代自已之懺悔。三樂也墮身地獄。觀想天堂遭時不如意者不可無此心境

箕子次五福一壽二富三康寧四攸好德五考

終令命皆順人情所喜悅也次六極一凶短折
二疾三憂四貧五惡六弱皆順人情所憎棄也
若宋人必且以儉好德居五福之前以惡弱冠
六極之先矣

晉文公初娶狄女再娶齊女三娶秦女反國後
但迎秦女爲夫人夫狄猶小國也齊秦並大國
而齊女又文公所素愛者何時戈逐咎犯者何
心齊女殺蠶妾而醉遣之此情此識何忍背之

眞堪入江淹恨賦哉白頭吟不足嘆矣要之齊與秦並宗人女非桓公繆公之親女及妹也但此時桓公已薨繆公見在又爲之誅亂臣呂郤又送三千人衛之以備難故耳仲尼謂晉文公譎而不正予卽其受饔返璧與愛戀齊女二事衡之則晉文公色而不貨然竟以秦女爲夫人又勢而不色也

或問文公若迎齊女將孰肯僶爲妾乎予曰文

公又不要進鄉賢祠只如傳奇中趙牛兩夫人敵體亦可也。只因欲覇諸侯。恐失驩于秦。遂以並后匹嫡爲嫌耳。長若併狄女迎歸。鼎足而居。不大快乎。眞正。英。雄。决。不。肯。做。薄。德。事。惟僞道學乃忍爲之。不知覩過知仁。原不礙兩廡間生豬肉一塊也。

昔人以榮辱毀譽所不到處爲建德之國又以貪把書卷爲寶歷日子。則夫名利之場題損德

之藪。而目不識丁者。虗度浮生。真可惜也。
人情嬔異。故傀儡踰尺。方相踰丈。皆非常形也。
人情貴似。故壘石者渾融若天成。假似眞也。闘
洞者玲瓏若人巧。眞似假也。短不傀儡。長不方
相。行者過之而不顧。假山不似眞。眞山不似假。
遊者過之而不驚矣。惟智人善用異。善用似。而
我以眞常涉世。不愚乎哉。
靜臣靜友。不宜惹人之厭。當九用其隨而一用

其拂、一者鴻鉅之訣九者纖微之圖也事事糾繩。如無疾人輕易服藥。一旦疾篤。仍以常藥投之。豈能奏効。

吳俗有四。貝。之諺、一曰令貝、一曰者貝、一曰分貝、一曰戎貝、謂貪則必賭。賭則必貧。貧則必至于爲賊而後已也。予廣之爲五。乃有。貝。也、近時賊多通賄于捕官。官得賄而反侻被盜之家。反怒擒盜之役。亦世道大可憂事也、

世廟改文宣王爲至聖先師易像爲主即起孔子于九原亦必心肯真英主作用哉一時腐儒迂儒各有異議祇因胸中窾脉蔽塞渾是八股時文填滿乃出此倍上之言耳試申其說盖孔子原以德重不以爵重者也即欲以爵尊之王之上有帝帝之上有皇而僅限于王則卑之也極矣子路使門人爲臣仲尼病間遂以行詐欺天罪之生不敢當侯禮而殁顧敢膺王號乎是

儒紳士大夫之識，反出黔婁妻下也，况王號創自唐玄宗，安知非楊國忠等所更定乎，何足爲法，大抵凡庸原無特見，假令舊稱先師而新改爲王，則又羣起喋喋爭矣，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像與俑奚別哉，是欲孔子無後也，像乃二氏之教，非儒教也，黜二氏爲異端，而偏用其像，甚矣，時文之塞竅也。

飛鳧日行三萬里，則自燕至滇，可朝夕往返乎，

此不經之譚也古人馬色尚黃故黃帝馬有飛黃騰黃乘黃吉黃翠黃紫黃之别毛詩駉必曰四黃盖有所本也周穆王傳八駿名目井井而王子年拾遺記悉與之異說者以爲未見本傳故也予謂本傳亦未必確安知非好事者所附會秦始皇有七馬其第六曰銅雀而魏武帝亦以銅雀名臺未詳其故

千里馬必六七成群方可備人主之用盖人主

出入其護從最多單騎飛馳衆驚莫及若將軍戰馬防其敗奔以疾速爲貴只單騎亦足矣漢文帝自代還有九馬浮雲、赤電、絶群、逸驃、紫燕、綠離、龍子、麟駒、絶塵、後得千里馬却之。正嫌其無用也。酸儒不深思以爲不貴異物可笑也

萬曆間寧夏叛將孛承恩據城負固城破突圍而逃其所騎白騾乃素愛者承恩被獲此騾哀鳴不食而死承恩不忠于國騾忠于主豈人果

不如物乎惜其異類無識不能吿口諫也可謂
義騾當匹休義馬
陸産之畜形體皆可限量惟豕與鼠有數倍于
常體者豕可重三四百斤太倉鼠尾長一尺蓋
二物屬亥子猶之乎水族也　鼠食巴豆久則大如豕
信陵君救趙救魏兩破秦軍名動諸侯雖然才
必試而後見當邯鄲告急時信陵將畧人無知
者即信陵始願亦不自意其能如是也觀其約

車騎百乘與客同赴秦軍則胸中原屬孟浪此時在請于魏王之前分晉鄙兵半自將以救趙亦可侯請而不得他圖未晚而計不出此吾故料公子不自知不自信也惟侯嬴知其韜畧在晉鄙上教以竊符奇策倘他人則無益于趙有損于魏嬴未必輕以此策獻矣據跡則晉鄙無辜冤死按其實鄙亦固陋無足惜若秦以移兵擊魏嚇王魏王宜其惴惴鄙而社稷臣也不當

以唇齒之勢動乎其時幸而按兵不出出亦無濟爲平原君者求乎行縱別無片籌與晉鄙策復何殊哉不然陽割地以求和而陰設伏以擊其惰歸是亦一策惜趙君臣膽落而不能也

山林高士其靈心傲骨者出而仕貧如善知識不能秉根隨大衆托鉢免不得與酒肉和尚聚首腥氣逼人歸脫芒鞵上禪床卧此際即是淨土但恐明日又要托鉢若得脫離此輩獨自求

試火宅亦化城矣

朱儒謂文王演易流爲卜筮之書箕子陳範流爲災異之說聖經何不幸哉此論迂甚夫聖人不言則已言必期于救世虛譚而無實際者異端曲學借以驚愚俗于日用何裨卜筮決疑乃吉凶悔吝所自出災異悟主乃用人行政所攸關是天道人道合併之精也顧云不幸乎況文王厄困羑里之囚而演易箕子屈因武王之訪

而陳範則卜筮灾異蓋要渺處非粗迹也宋儒尚口與晉人等晉之清談不甚惹厭者猶有陰柔作用在唇舌之外如淝水破秦等事在焉宋儒只一箇誠正。凡未來也是誠正。徹欽去也是誠正。曾有以良知二字。戡定逆藩。如我浙王文成者乎。一切事物但歸之于理至于天。巍巍蕩蕩不可思議。亦曰理而已矣。理何不幸也哉。

孫皓對晉武帝語氣太峻。頗非保身之哲。劉禪

謂此間樂不思蜀也說者又以爲太蠢于曰非也後主固庸愚然孔明教以學申韓則亦非塊然無知者。果塊然無知而以申韓之術進參朮飲死屍孔明不若是之愚也出師二表。豈對木石敷陳哉。能安于愚而不自用。是即其一隙之明也。不然武侯爲所擊斃。能自由乎。亡國之後轉思孔明遺言而飾爲痴蠢如啞如聾苟延殘喘于申韓亦頗有入處。申韓存於道依

函補八千
訂改謹篇

國朝祝允明翰墨甲當代摛詞頗非當家如玉盤金餅四字開口便俗議論尤紕繆其污衊于忠肅公非本懷也祇因徐有貞是其外祖故耳王元美與祝皆吳人王極口冤于不左袒有貞乃其靈處祝握筆作書是其本等而妄議社稷功臣可謂不安分矣耳食者毋爲所惑

鄒陽爲羊勝公孫詭所嫉從獄中上書書奏而梁孝王出之尊爲上客夫李斯亦從獄中上書

趙高使人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則羊勝公孫詭不至如趙高之姦梁孝王不至如二世之昏也鄒陽既倖脫不遠引高飛而猶栖栖與枚乘莊忌輩客遊于梁可謂不智、幸而孝王早薨、人無所肅其嫉、不然爲勝詭輩者豈少哉。

野史如草木子、雙溪雜記、枝山野記、剪勝野聞、客坐新聞、震澤紀聞、明世學山、都公譚纂、群居解頤、傳信録之類、多誣誑不足信王弇州燕語

中力辯其謬二一則耳食不確、一則横議不公予生平絶不作野史傳奇小說等書恐墮戶業報也

世間有一種人懶覩正史勤看野史讀秦漢文千遍不熟誦傳奇曲調過目不忘者皆邪慧也岐巧也又有一種人與顯者一揖之後面目終身不忘即世說新語所云公自令人難記耳是人亦將曰公自令人難忘非我之善記也

世人見吾行卷有引呂東萊博議相譽者甚受其影因思王元美先生被劫語。崑山弋陽之調充斥于後庭。與此正相類可發知我者一笑。

皇明資治通紀與高氏鴻猷録述 聖祖始生時有紅羅浮水面、即取作襁、因以紅羅障名其地、說者誕之、謂實録備載瑞徵、偏鈌此耶、必傳聞者誤也、由此推之、正史亦有不足憑者、香孩兒營、與紅羅障何異、近代猶如是、遠之而吞卵

屐武等事上世渺茫之說寧足據哉不敢據以爲存安。疑。據。以。爲。無。聖人所謂缺疑者此也

金陵季冬。桃葉無恙。因題詩其上以示韓月峯國博。韓南粵人也。渡頭朧月爍如煬。蒸蒸蕤蕤不畏霜。莫認長干爲嶺表。舉帷何處是桄榔。

祖制見任官不許建碑立祠。天啓末年毒璫生祠布滿省郡舉世若狂　今上龍飛詔毀鬻以充軍倘公憤大快其遺黨竊議攻爲神廟于閩

而異之神不歆非類譬囚服而加諸士大夫之身榮耶辱耶況以自殺之罪闖而神肯依其宮臨其位亦不成其爲神矣

虞姬伏劍于垓下綠珠墮樓于金谷太眞蒙面于馬嵬美婦人未有能令終者非紅顏薄命之說也覇王冰猴季倫財虜玄宗昏辟不足以庇其所懽當時幽憂棄置而不以色升者玉石並焚于崑火史不傳矣西施托身范蠡蠡全則施

亦全是以君子慎所托也然西施功存覇越非
其他色荒者比。又不在紅顔中論矣。
張齊賢微時何至乞食于盜史載其能啖肥猪
十餘斤亦怪矣哉凡人命中食神健旺者體豐
厚縱飲食又喜謳歌蓋脾性好音也、
王元美云自古文章之士每有仙去者蓋天地
冲美秀特之氣見乎獨多來有所自去有所歸
理或然耶因歷舉古人羽化與解冥職等異以

實之予有說焉初世為人者。于文章一竅。未能通曉。凡以文章命世靈心靈語出人意表者。其人原從沙門星宿神祇中來者也。此等人慧足而福不足。故生前坎壈。歿後復還故物。盖謫仙也。其。性。習。絕。與。人。殊。以。此。

諺曰朝内無人莫做官。然吹噓汲引未必納賂則猶古道也至于今則否苞苴不入雖親故滿則音問絕矣暮夜纔通雖羈孤伏野除目登矣

予欲改二字手内無錢莫做官。
人與禽獸相異幾希其饕餮同其傾軋同其懶惰同其淫狎同其附和而不特立同祇緣胎孕之初父精母血皆六畜所化就、況交感之際五體俱橫、即欲與禽獸異、不能也、惟嗜飲。好外。二事、乃禽獸所絕無者、而嗜肉好肉之人。遂群起議之矣。
客有謂予不善作詞曲者、因以小。園。為題戲擬

黃鶯兒一調○春色爛衚衕門爲迷花幾斷魂天淼隔水多嬌態薰風似溫鶯聲似吞林鶯慣見蓬霜鬓羨閒身懷人無語清興寄芳尊

漢史出司馬遷范曄手筆唐史出歐陽修手筆聲價自貴我　昭代多才人而不令備史館之職千載而下必有追惜之者

宋人稱檳榔有四德醉則能醒醒則能醉饑則能飽飽則能饑吾戲錫以名曰鄉愿菓

弇州續集、較正集更覺自然無斧鑿痕而訛傳出山人曹子念代筆、可笑也元美命世才、千秋大業、豈甘假手崔季珪乎、曹果抱才如是、顧不自巳立名、而爲他人捉刀牀頭不若是之謟且愚也、此必曹氏裔謊侈其先人、而耳食者惑之耶。曹自稱元美甥。而元美文集云。友人曹呂先。其人曾謁先君。其著作予嘗見之。

余初縮牧綏未三月章縫數十人請以邑前餘

地建立生祠余正色呵曰其何事得罪地方而以不肖軌跡相蒙非所望于二三子也既而見他邑生祠有塵覆其面者有火灼其楹者有詩詈其像者有刀斬其頭者未必此令之果惡而恩不掩怨求榮反辱宜然哉天啓末年逆璫魏忠賢生祠巋然遍于京省不及一見而敗措過王振劉瑾遠矣後之君子無端而忠賢其令謂之不祥吾舊有生祠口號三首恐傷時不災木

今有毒關當之附好事者一笑衛長宜待去思
進廟貌忙營未去時寶鑲若同周八品兩脊飛
去讀生祠後賢追詰白蘇蘇湖淵堪爲畏壘基
香火昔無下往處石梁跨水架生心虞藥尸祝
不如逐募簿沿門獵觀施可怪古人多關事召
公尚少六生祠又一首已忘之矣末句云救荒
奇策驚生祠
孫權奏書曹操尊之爲帝而自稱臣操大驚曰

是兒欲罷吾爐火上耶此有繫于王莽也莽之篡數千萬稱功誦德之人速之莽之戮亦數千萬稱功誦德之人陷之也即謂崔呈秀諸鄙夫害死魏忠賢亦可

身世如逆旅。旅未有不逆者。而望其順。骨肉爲究親。親未有不究者。而求其暱。孤自喜耳。人生本來根器原自懸絶有享科名爲人所羨而自彼言之祇受業報者有處約素爲人所輕而自

欲言之寔受福報者嘗知州官郎署得之曰隆別駕得之曰陞當遡其資格所從來也

王文成破寧藩歸勒石紀功在匡廬山太子讀書臺蓋正德庚辰歲也末云嘉靖我邦國明年辛巳 世廟龍飛改元嘉靖人謂文成挾異術精于數學而然予謂安知其非偶耶嘉靖殷邦書記之矣假令萬曆庚申歲而推管者曰天啓其衰亦將歸諸讖耶前知耶然天啓年號古蜀

曾經用之。偏安短祚僅二載宰相須用讀書人。此言不謬。

近代輔臣無愆得謗者莫究于王經石公其子衡本真才也而儀郎高桂彈之直至覆試而始白、後中式辛丑科第二人廷試亦居第二其女曇、陽本真仙也而浮議蝟起以汙之至登白簡昔賢謂佛仙不產于微賤、必生國王大臣之家恐受人凌慢、觀世人毀曇陽子、而此說又不驗

矣
爲園近市則日暮有滌穢桶聲五鼓有殺豬聲天明有荷担鬻物聲有冠盖傳呼聲有兒啼嫗哭聲皆不雅馴惟婚姻鼓吹聲差足娛耳而輓歌聲又令人悽慘不樂若市居吴城則又添一機杼聲必不得已合此八聲雜以雞犬聲嘈嘈嘐嘐聽者莫辨其庶幾乎稍能辨則不堪矣聖人所謂耳順此亦順乎否

人雖善別能別此蠅之異于彼蠅耶螻蟻亦然大而鵞鴨則微有別矣又大而犬馬則綽有別矣仙佛視人。猶人視蟻蠅也。孰從而區別之。不第此也宰官視輿皂、而貌雷同、頗難識認、僅可于肥瘦長短老幼間別之數日不見、恍恍乎不復記憶矣、

世間真正節義因貧賤而湮滅人皆知之自富貴家飾為節義丐文人衮褒者不可勝數而真

正節義又疑其餙也此亦十之一耳然文章中
虛實較然難掩慧心人自覺之
賜煖耳者謂風氣寒甚即百官侍朝時亦許戴
煖耳非未賜之前在外併不敢戴也古人賜劍
履上殿所重在上殿二字亦即賜煖耳之義不
然士民未嘗蒙賜而先縉紳擁貂不悖且僭乎
昧此者謂之太葸除目有正推陪推以俟　上
之自擇示不敢專也萬曆間但　欽點陪推而

舉朝狂鬨，出言悖亂，無人臣禮者，至尊優容。不然殆矣。眛此者謂之太横。

漢高帝中流矢，疾篤，自安于命，不使良醫治病，且嫚罵之，何其達也。賜金五十斤，不太奢乎。終喜其病可治一語也。此此與賞家令事，勵人情好訣，即豪傑不免哉。

釋門謂自殺者，不復得人身。果爾，則忠烈死者，反不若偷生者乎。予謂此大雄氏慈悲好生意。

蓋構教也。

鍾伯敬先生擬曹操讓黃祖殺禰衡書可稱文家能品、予戲擬黃祖答曹操書其畧曰丈夫處世、非乘雲而龍驤、即鑿坯而螻屈臂之于馬遇伯樂而跳梁如故、豈堪鞭策鹽車之下寧復有騏驥哉、衡有過人之氣、無踰人之才與孔融同一流人物、足下以鼓吏辱之、士可殺、不可辱可辱即非士矣、孤故殺之、以全其節亦猶足下殺

孔融之見耳、然足下借他詞以剪所忌、不如孤直截痛快、甘冒殺士之惡名也、嘗試較之、衡慢罵以自速戾、死無所恨、融實不反、而闔門收繫、覆盆之冤、十倍于衡、倘羣臣中有眞懷反念者、足下將按以何律、若謂衡小有才、不足忌不足殺、此自奸雄隱衷、故貰當今負罪而隸于司寇者、豈人人負盛名、與孔禰相頡頏、而足忌足殺者哉、足下料孤必能容之、而汲引至前、智乎不

智乎料衡必不少貶料孤必不能相容而忍于
相送送之日即殺之目矣其心事有不可對人
言者無怪人言嘖嘖有假手于孤之說也且足
下非但辱衡已也阮瑀屬琴工劉禎械死輸
作皆優伶畜之僅保首領所差可處在亦能受
文人之辱耳孤私揣之足下所忌者在智士不
在文人以故陳琳辱及祖父而不加誅恩寵彌
篤楊脩慣露機警無辜受戮雖其所自取而慄

忮甚矣、若衡者不文不智、徒以一片傲骨、骯髒覇王之前、不爲足下所忌、而爲足下所愚、若果爲足下所忌、不用之、即殺之、斷不以眞正英豪委棄于孤側也、衡爲人不諳時勢、概用狷狂、欲以輕人而反爲人所輕、備其持論嚴整、物望翕歸、衡之爲衡、未可知也、足下何侻于融、何惜于衡哉、計自今以是非付之論定、殺衡一事、孤獨任其愆、未敢以分謗望足下、爲盛德累也、足下

其再思之、

才者衆所忌也才士者衆所欲甘心焉者也人而憐才。豈不犯衆怒哉。殺生人與放生人勢不兩立。然殺生者多。放生者少。忌才者多。憐才者少。則勝負之數。有所歸矣。

泰山無字碑說者云泰所以疑萬世也後世師其智移而之冢此說迂甚按史記始皇酷好立石紀功以故鄒嶧山梁父山之罘山碣石門皆

有刻文而泰山但立石獨無刻文者。此乃其封禪處。非紀功處也。天高難近。岱宗最高。于此設祭。與神靈便于上通。張晏說可證也。若欲以此愚黔首而疑後世。始皇不愚至是。

世間能醫之士負時名者無不懽與文人才士遊者至文人才士有疾夫豈惟不計利即竭盡心力勿恤也此其所以通于醫也慧也此世間瑞氣也

登岱有蘇頲書頌、在摩崖銘之旁、何物林焞以四大字奪之、眞千古罪人也、此無可救藥者乎杭西湖亦有殺風景事二端。淨慈寺。山門外大樹四株。其根盤錯屈曲、如蜿蜒龍蛇狀。爲孫中貴所塡塞。不令人見。今亦無人知者。靈隱寺冷泉亭溪石縱橫轉折、如流觴曲水狀、頗有畫意、亦爲孫中貴所塡塞、似閙似蹦、好事君子、肯去其塡塞之物則三十餘年晦氣、一朝淸明、此猶

可救藥者也、孫中貴點綴湖山頗有微勞然遇士大夫勸俯勸造則堅執不從、不脫涓璫習氣此二事舉動蓋孺子養大鳥之喻也

愛人者。各以自已所得力處教人。予避地白門歲一歸掃墓知交諄諄勸勉勿讀書勿作詩文夫林下老翁舍此何以遣日然予不以爲異者知其愛我也、彼。自。已。所。得。力。處。在。是。也。

詩人如袁石公鍾伯敬雖脫楚氣而自以爲是

力詆前輩、亦其鄙陋處也、迺鍾起袁後又徵刺袁盍可笑矣、詩古文之脉、至今日不絕如綫、又復彼此傾軋、必至舉世聾聵而後已、倡議攻濟南若爲公安而反噬公安者爲竟陵、螳螂捕蟬之喻、若爲此輩發、迺辭壇中之黃雀豈少哉、黃雀所遺之矢、螻蟻負戴去者、又不少也、

野史多誕、而祝允朗所紀、尤其不經、如所載吳城老姥毎剔耳耳中得物甚多、云五穀金銀猶

可云羅綺緗帛之類皆出焉則誕甚矣菊門一媪亦然尤可笑也此翁善書而貪鄉人妄謔之。遂認爲眞。而附諸志怪之列。至于慣誣于忠肅公。則列子所謂秦人逢氏子。得迷罔之疾。開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臭。嘗甘以爲苦者。顛倒錯亂。自其症候使然。不足怪也。

淮南憚汲黯遼人憚司馬光猶然藉人主之明與信耳不然宮之奇固在也而璧乘貽矣伍子

賓主相得 此難其序 [illegible]夫 易處者便 乎中情也

胥固在也而美女獻矣夫寧惟是孔子大聖不能沮女樂之不歸其高于宮之奇伍子胥處在不諫而徑去耶若非孔子則腐儒持論又道不不能格君心之非矣

黃大年先生有言貧士資館穀者脩儀薄則難處脩儀厚則易處蓋主人雖欲輕其師而不能自輕其延師之費重則俱重故不受慢不受侮大年又為予言名士終于不發以處館壞心術

損陰德悞人家子弟故于無是也苕溪沈千秋亦作是說不謀而合後兩君俱成進士予有說焉居官盡職與否于處館教弟子時預卜其將來矣。人家脩儀朝廷俸祿皆非悠悠忽忽漫不事事可銷受者也。世之君子弗迂視予言也

黃大年先生有言太史公纂述賈誼之文則誼文即遷文矣此說極是譬諸曲焉出自綠珠之口即爲石家腔出自莫愁之吻即爲盧家調而

曲有二乎才子之筆氣佳人之肉音變化不一
也
山水之名勝毎因詩文賦記傳播人間予有妙
喻山水猶舉子焉才人高士猶主司爲衡遂之
山水有終身不得見主司一面者審遁之山水
有終年自獻而主司不屑收爲桃李者遇合有
數顯晦有時至于吾杭西湖猶如名士慣考高
等而未中者何也赤壁有賦西湖獨無坡僊豈

棄之耶

漢興之初君負臣漢亡之際臣負君夫安知莽卓操三賊非信越布三勳之輪轉乎

宰官中以畫名者圖屏冊葉但書號不書名雖非眞筆然取以充數備員不得不與庸劣畫工一體陳列君子愼術以此逃名亦以此也

種花者灌漑同雨露風日亦同然路旁之花不如僻遠之地茂且滋者豈盡由戕賊之故緣看

花人眼光注射有所以鑠其神也花亦瞬術玠
之病最畏人看也
江陰謬宮諭昌期與張祭酒袞同邑張　世宗
朝人物也篤行君子邑中議進鄉賢而謬時爲
孝廉以張公立朝正當大禮大獄未嘗有疏持
之竟不知張公原有疏在實錄中特文集失載
耳張之曾孫孝廉諱紹祖者與謬友善謬必不
肯假借一日謬與張孝廉同在友人家觀術者

召仙箕上判云袞之孫謝君教誨謬慚聳默禱則云老夫過多望君寬宥謬又以巳之生平默禱則云君才高天下節義自負當爲一代偉人謬又以巳之末路默禱則云功名壽考惟德享之謬君竟遭魏璫之禍寃死狴犴鬼神不惟前知且寓規瑱焉此張孝廉親對予言者後輩好輕侮先進覩此自當汗顏

弇州山人續集載潞司空治河得遺骸一副顙

額似馬首其皮飾爲民間攫去因神其事以爲龍骨而進諸朝貯內帑焉予以臆斷之必非龍也龍則飛天變化縱死亦沉于海委于山耳殆鰍鱔蛇鰻之類歟况龍乃君象以龍骨獻殊非嵩呼之體。不敬甚矣。此　世宗朝事也免于譴問者天幸哉

宰相子勿令判鼓此宋人防壅蔽意也假令蔡京居相子攸判鼓未必不開告訐之門以逐其

父、然此豈可以爲常乎、

郭景純事元帝、凡三上疏、一因刑獄之濫、一因日有黑氣、一因帝留妖人任谷在宫、疏皆情辭剴切、蓋直臣也、博學高才、詞賦爲中興之冠、所著有洞林注釋、穆天子傳、山海經等書、蓋詞臣也耳、食者、但列諸方伎之流、悲夫若紐商羊萍食諸異、則仲尼大聖當冠方伎久矣

松之枯也、自下而上。梅之槁也、自上而下。人身

之毛在上部者從根長。在下部者從末長。人足之行男子踰域則右足先舉。女子踰域則左足先舉。俱可默自驗也。

講章時秇可經世乎論畧策料可用兵乎予欲見文士當削去初場但觀其謀議武夫當削去末場但程其騎射如是庶所舉者畧堪用乎

人心信鬼而疑人故星命家每托諸異夢之默啟與人之陰授以神其說人心趨炎而任耳故

以術糊口者每借重宰官詩文為標榜非得已也若眞正嚴君平管輅則不必矣

予未至金陵時莫不侈言其勝因僦居焉蓋借六朝二字為影射欺以其方也及至所見殊不然因思釋道家所言異境奇域黃金為室白玉為階沉香丹砂等充溢之類皆屬虛刃不過引誘人修福耳如小孩子不肯讀書便說讀書有許多好處至于寂寞寒窗之苦落第淹滯之苦

宦途隱忍之苦置不言矣、

士大夫生漢唐宋時如生國王大臣之家不覺氣揚生魏晉五代時如生娼優隸卒之家。不覺氣短。陶潛阮籍輩。賴此而自放于酒。盖隱情也。論世者不可不知

古人以布衣而遇合至卿相如反掌惟歸田不易哀詞勤請僅乃得郡外補耳以故歐陽永叔蘇氏兄弟每每興難退之感、出處行藏至今日

而掃地極矣可羞可涕可鞭可殺不止于長太息也

米南宮袍笏拜石呼之為丈頗有晉人風味下壺禮法之士性面嚴冷則又當于宋人中求之矣此皆雞羣野鶴特立而不隨世轉者也

紀載家一切神奇之事必歸諸武俠一切趣事必歸諸坡老其詞溢而失實未可盡信列女傳載蔡琰詩云為董卓驅入胡地夫文姬流落失

所乃伯喈遇害後事伯喈在卓方禮之安得有此況卓生平祇此憐才寸懿可因弑逆大惡倂没之乎范曄不察採入本傳由此推之正史尚誣何況稗編雜說可輕信耶

江水用碧澄之方可飲然頗發脹蓋毒虫所吐納有恠異藏伏而人不知者蘇子瞻久飲江水歸蜀而覺井水腥澁其所飲者蓋清遠峽與羅浮楊子幾派未必江水之盡甘也而以為南江

賢于北江夫豈其然

子瞻自言家藏十八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爲白乳或凝爲雪花桃李芍藥僅可指名蓋子瞻原非凡品其來爲戒和尚其去爲奎宿故羅漢特現神異在他人即敬信奉之未必有此光景也